



# 永不消逝的歌声

## ——周口西华籍革命烈士胡友琴的故事

□记者 王锦春 王吉城 文/图

她是一位青春活泼的新四军战士。  
她天生靓丽,黄色卷发,皮肤白里透红。  
她嗓音优美动听,歌声能“抓”住人心。  
因为信仰,她拒绝了优渥的生活。为了革命,她化装扮丑。

唱歌成为她战斗的“武器”。

1946年,她柔美的身躯倒在江淮大地上。那里,人们始终传颂她的故事。

她的歌声,飘过半个多世纪。

豫东平原是她的娘家,她是周口的儿女。直到今天,家乡的人们对她仍知之甚少。

翻看战友为她写的回忆录,听完其后人的讲述,记者有一个强烈的愿望——把她的故事讲给周口人听,让家乡人记住她的歌声。

### 到前线找彭司令去

1922年,胡友琴出生于西华县,父亲是当地有名的厨师。1936年,14岁的胡友琴进入我党创办的西华普理学校学习,并加入进步组织学生同盟会。1938年,彭雪枫来豫东西华一带开展抗日救亡工作。这时,年仅16岁的胡友琴瞒着家人,毅然决然地投身革命。随着新四军游击支队杜岗会师后东进抗日,国民党反动派加大了对西华抗日根据地的清剿力度。西华瞬间变成了白色恐怖之地。也就是在这最危险的时刻,1939年9月,17岁的胡友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残酷的斗争环境中,胡友琴与同岁的好姐妹侯翠华商量后,决定到抗日前线去,到彭雪枫的队伍当兵去。1940年春天,当地党组织经过慎重考虑,同意了她们请求。

当时,彭雪枫率领新四军游击支队驻扎在豫皖苏边区的安徽涡阳新兴集一带。从西华到那里有几百里的路程,路途遥远不说,当时黄河泛滥导致多地出现沼泽,交通不便,敌人还设置了多处封锁线。此行费用自备,两个18岁的姑娘身无分文,真可谓困难重重、风险多多。

一系列困难并没有动摇胡友琴的信念。她对侯翠华说:“一定要到抗日前线去,没有路费,我们就典当衣服和首饰。”

党组织为了保证她们的安全,指派经验丰富的地下交通员王大爷全程护送。

还没出发,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胡友琴的父亲并不知道女儿远行的真实意图,坚决不同意女儿外出。胡友琴便不辞而别。事后,父亲气得说不再认这个女儿。他哪里会料到,从此女儿再也没有回过家。直到临终,他再也没有见到这个“不听话”的女儿。

王大爷领着两个女孩出发了。一老两小,如同走亲戚。其实他们都清楚,前途未卜。为了应对各种不测,出发前,党组织安排3人成立了党小组,胡友琴任负责人。

### 深夜打“狗”化装扮丑

第一天晚上,他们来到了新黄河东岸的周口,这儿城里城外都驻有国民党杂牌军和地方武装。为了不让敌人发现,他们就在一家旅店门前铺了张草垫子,挤在一起露宿,准备凑合一夜。

月光下,胡友琴清瘦的面庞显得格外秀美。王大爷这时才注意到俩女孩子模样俊俏,很是显眼,不禁长叹一口气,说:“没有化装,可别出什么事啊……你们睡吧,我再坐一会儿。”王大爷哪敢放心睡觉?

就在这时,侯翠华发现离她们睡的草垫子不远处,有一个黑影不怀好意地向胡友琴扑来,原来是这家旅店的老板欲图谋不轨。在紧要关头,胡友琴鼓起勇气,奋力反抗,并大喊:“打狗!”侯翠华和王大爷迅速捡起地上的棍子朝那个人打去。“狗”被赶跑了,吓得胡友琴和侯翠华姐妹俩紧紧地抱成了一团,能听到彼此的心跳。

此地不宜久留,黑夜里,他们立即动身,穿过一条小巷来到河边的码头。附近的旅店大门全关得紧紧的,叫门又怕惊动了敌人,没办法,他们只好蜷缩



胡友琴烈士。

在一家旅店的屋檐下,静候天亮再出发。

初春的夜晚很冷,胡友琴将自己身上的一件夹衣脱下来,披到王大爷身上,说:“大爷,您暖暖身子吧,可别冻着了。您要是病了,我们可就去不成前线打鬼子啦!”

过了一会儿,胡友琴又说:“今天遇到的事全怪我,事先没有化装……”说着,她从包里取出一块黑布包住头,穿上一件破旧的蓝上衣,并用脏布擦了擦脸,把自己装扮成了一名邋里邋遢的村妇。

### 从军路上歌声嘹亮

天刚蒙蒙亮,他们就搭上第一艘船过了河,日夜兼程。到了第三天,胡友琴、侯翠华脚上磨出了许多血泡,疼得钻心。她们就用针戳破血泡继续走,再起泡再戳破,咬着牙坚持前行。

胡友琴一边走,一边鼓励王大爷和侯翠华,说:“我给你们唱首歌吧,提提劲。”说着便唱起来:“我们挥着战斗的旗帜……十八年来英勇奋斗……”

前面就是敌人的封锁线——郭堆集。胡友琴与侯翠华边走边商量怎么混过敌人的盘查。哨兵盘问时,发现他们不是本地口音,便把他们押到国民党军营部,轮番审问。

敌人拿出一根绳子阴险地说:“要老老实实地承认你们是共产党员,只要承认就放你们走,要不然……”面对敌人的恐吓,胡友琴不慌不忙地站出来,从容地说:“这个是我表姐,那个是王大爷,表姐家的长工。因老家发生水灾,生活困难,我们前来投奔在这里教书的姨母,她家在北边25里外的李庄集。”侯翠华接过话茬说:“我们走得实在太累了,也没有钱吃饭。”敌人越是吓唬她们,她们反而越冷静。过了一会儿,又进来两个敌人,把她俩分开轮流审讯,但她俩的回答都一致。敌人花了半天时间找不出什么破绽,只好放行。

出了郭堆集,胡友琴激动地说:“我们快胜利了!”

离目的地还有一天的路程,路上,村稀人少。胡友琴高兴地带头唱起了《义勇军进行曲》,激昂的歌声飘荡在辽阔的田野上。这天晚上,他们就住在路边一户老乡家里,还好,平安地度过了一夜。

天蒙蒙亮时,他们便早早地上路了,走了整整90里路,实在太累,就停下来休息。每到一村,胡友琴忙前忙后,不是找水喝,就是摘豆角为大家充饥。40多年后,侯翠华回忆说,那时候胡友琴就像一个不知疲倦的“小铁人”。

终于到了新四军联络站,联络站的同志听了3人的汇报,直夸他们任务完成得好,表扬胡友琴是一位天真活泼又机智勇敢的姑娘。一旁的侯翠华补充说:“她性情温和,但柔中有刚。”胡友琴看到亲人,完全忘记了几天来的疲劳与饥饿,打起拍子,带领大家唱起抗日歌曲。

后来,组织上送胡友琴和侯翠华去新四军联中学校学习。

### “烫发口红”司令批评

1940年6月1日,为纪念五卅运动15周年并检阅部队及军政教育进步程度,豫皖苏边区党委和新四军六支队在新兴集召开大会。胡友琴同联中学校的学生一起参加。她怎么也没有想到,会场上因为自己闹了个笑话。

彭雪枫在讲台上发现台下有个女学生烫了头发,还涂着口红。彭雪枫一贯军纪严明,当即批评道:“为什么在战斗环境里还有人烫发、抹口红,像个城市小姐似的?马上剪成短发,再不许抹口红。”这一下引起了会场的轰动。同志们纷纷左右观望,最后把目光聚焦到了胡友琴身上。原来,胡友琴的头发是黄色的自来卷,像烫过一样,且其皮肤白皙,嘴唇显得特别红,不仔细看,还真以为抹了口红呢。

众目睽睽,胡友琴很不自在,悄悄对身边的侯翠华说:“多难为情啊!把我当成城市小姐了,我不服。不信,到战场上比比看!”

还好,有位同志向彭司令员作了解释。大家听后,开心地笑了,会场上严肃的气氛顿时烟消云散。

正当大家聚精会神地听彭司令员讲话时,突然有人急匆匆地跑过来,报告说有敌情。得知是敌伪军突然袭击,彭司令员当机立断:“主力部队留下阻击敌人,其余人员包括学生迅速撤出火线,转移到别处隐蔽。”

胡友琴等人快速背起背包,按照命令向北撤退。胡友琴虽然瘦小,但好像有用不完的劲。她一直勇敢地向前冲,还不忘掩护其他战友。跑出不知几里地,后边的枪声平息了。侯翠华问:“友琴,你还跑得动吗?”胡友琴答道:“放心,我不会在战场上掉队的。我一定会坚持到底,万一牺牲了,为革命而死也是光荣的。”

很快,传来了我军主力部队粉碎敌人偷袭的好消息。学生们顿时载歌载舞,欢庆胜利。这样的场面,怎么不见胡友琴?原来,她考虑到大家一天没吃喝,就拉着侯翠华到附近村子里给大家打水去了。

在随后的战斗总结大会上,联中学校领导提名表扬了胡友琴吃苦在前、关心别人的好作风。

1940年10月,在一次大会期间,彭雪枫特意来到胡友琴所在的抗大四分队,握着胡友琴的手说:“上次大会上,没有调查,批评错了,向你表示歉意。”胡友琴激动地说:“不,不,我做得还远远不够,您批评得对。”

### “唱支歌脚就不疼了”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国民党以9个师的兵力向我豫皖苏边区大举进攻。我军为了顾全大局,转移到皖东北。此次转移任务艰巨,从津浦路路西转移到路东120多里外的地方,途中要穿越敌人的封锁线。带队的领导特别担心女同志跟不上队伍。

黄昏时分,大队人马开始行军,胡友琴和侯翠华走在队伍中间,距离先头部队有二三里路。起初她们还能跟上,连续走了几十里路后,与前面的距离渐渐拉开,两人相互拉扯着紧跟队伍不掉队。

“友琴,还能坚持吗?”侯翠华担心地问。胡友琴没正面回答,说:“咱们唱歌吧,唱支歌脚就不疼了。”于是,她们小声唱起军歌:“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当唱完最后一句歌词,侯翠华问:“你在想什么?”胡友琴说:“我一定要坚持到最后,别叫他们小看我们女同志。”

深夜,前面传来命令,发现有敌情,让后面的人快步跟上。她们又一口气跑了好几里地。这时,大家已疲劳到极点,眼睛一闭就能睡着。为防止有人掉队,带队领导要求每个人把绑腿带子取下来系在一起,拴在每个人的胳膊上,一个连着一个,如果有人掉队,别人马上就能知道。

好不容易来到津浦路附近,为了不被敌人发现,上级决定分批快速通过铁路。队伍中的多数女同志已经筋疲力尽,男同志过来搀扶,她们又不情愿。领队喝道:“革命军人必须服从命令!”众人走着走着,突然听到口令:“开始突围!”这时候,女同志们忘记了疼痛和疲劳,往前猛冲,迅速穿过封锁线,随后到达新四军四师驻地。(下转6版)